

彼岸

杜 宣

六 场 话 剧

BIAN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4.7

舞美设计：杜时象
剧照摄影：应日隆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彼 岸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	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	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	印张3.25 插页7 字数63千
1980年4月第一版	1980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·209	定价：0.47 元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

第二场 席索来到机场候机室，新闻界的人
围着他要求他发表谈话。

第四场 莱蒙湖边古堡，某国特工总部，他
们在制定暗害席索的阴谋。





第六场 医院的病房里，席索坐在病床上揭露谋杀他的凶手。

人 物 表

席 索——非洲某国武装斗争的领导人，国际上著名的反帝战士。

琼 琼——席索的夫人。

柯南多——席索的女儿，约八岁。

苏梭柯——出身于非洲的说唱世家，口头文学家，席索的战友。

比 斯——苏梭柯的夫人。

马马迪——受伤的另一游击队的青年领袖。

凯 塔——游击战士。

聂乍得——土耳其人，反法西斯战斗中的老英雄，脚微跛。

玛格里特——西班牙人，机场咖啡店女侍者。

琼 斯——意大利人，“和平使者”大饭店酒吧间男侍者。

希 姆——某国特工人员。

兰 塞——某国特工人员，公开职业为《世界革命报》记者。

彼多夫——某国特工人员。

丽 娜——彼多夫的女秘书。

萨布索尔斯基——某国特工人员，公开职务为某国使馆商务参赞。

大 使——某国大使。

南 尼——意大利人，“和平使者”大饭店老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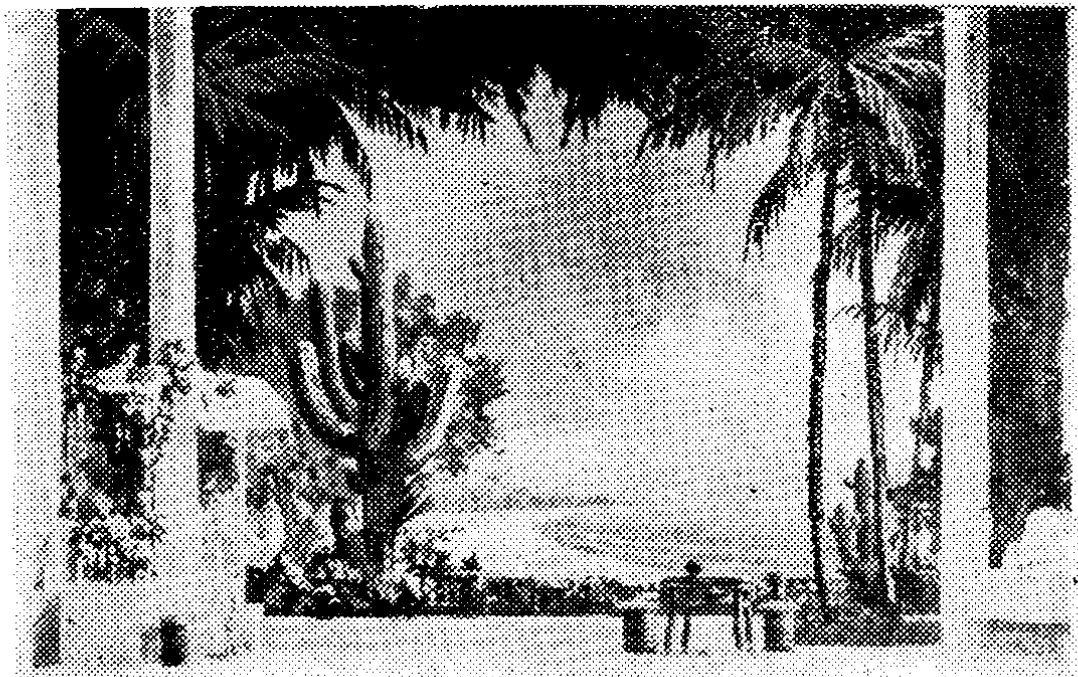
报 童。

女护士。

机场旅客若干人。

游客若干人。

记者若干人。



第 一 场

〔现代。

〔非洲，某滨海城市，郊外森林区。

〔一幢木建的“高脚屋”，式样仿照的是阿尔卑斯山上牧羊人的小房子。十分宽大的阳台上有藤条椅，有木制的长桌子和椅子，均未油漆。在阳台上又有用木板制成的大花盆，开着十分鲜艳的花朵。其中有一盆开着紫色的藤萝，爬在藤架上，十分显眼，它在非洲名叫“中国的骄傲”。

〔在房子的周围，除了一些棕榈、椰子、胡椒和菠萝。

蜜树外，还有几株高大的芒果树。现在芒果正在成熟。这里所有植物，不仅色彩十分鲜艳，而且显示出强烈的生命力。

〔这幢房子，是驻在国拨给非洲某国政治流亡者居住的。是国际斗争中令人瞩目的地方。

〔这正是非洲的雨季，骤风暴雨。

〔开幕时正是大风暴。气势磅礴的音乐。

〔风暴过去了。蓝天被雨水洗得发亮，一大块、一大块斑斓的白云，在深邃的高空中飞翔。在强烈的阳光下，雨后的树叶象抹了一层光油一样，熠熠发光。阳台上参差的树影。桌子上、椅子上、地板上都被盖上了一层被大风暴袭卷下来的树叶、花瓣和芒果。

〔琼琼——席索夫人，典型的强壮的黑非洲青年妇女。她头上包了块头巾，穿连衫裙，在收拾阳台上的残花败叶。

〔室内传来三弦琴伴着一个浑厚的男低音歌声：

狂风啊，
吹不散我的忧愁；
暴雨啊，
洗不净我的屈辱！
我胸中的仇恨，
就象溶岩一样翻腾！

乞力马扎罗火山啊，
就要爆发出冲天的火云！

琼 琼 （听着歌声，跟着唱起来）乞力马扎罗火山啊，就要爆发出冲天的火云！

〔苏梭柯穿着阿拉伯长袍，手里拿着三弦琴，由室内走出。〕

苏梭柯 琼琼，刚才那场暴风雨真猛烈啊！

琼 琼 这场风暴比去年还要厉害。（从地上拾起一只鹰）它是和风暴搏斗中掉下来的，多么勇敢啊！

苏梭柯 （接了过来）你看，它还会活的。（把它放在窗台上）在暴风雨中，它不象别的鸟躲在树洞里，它是和暴力搏斗的。

琼 琼 这样强烈的风暴，在丛林中的同志真苦啊！

苏梭柯 啊，我们祖国什么时候才能解放啊！我真想回国去，跟他们一块儿战斗！

〔他们两人都勾起了乡愁。〕

琼 琼 我也很想回去，可是这儿的工作也很需要。感谢兄弟国家让我们在他们这儿设立了这个联络站。

〔苏梭柯点点头。

〔马马迪拎着包从屋里出。

琼 琼 （见马马迪要走）马马迪……你要走？

马马迪 你们不是说等我眼睛好了就放我回去吗？

琼 琼 中国医疗队同志一会还要来给你做最后一次检查。

〔苏梭柯见马马迪出来，没有讲话，继续轻轻地弹唱。

马马迪 谢谢你们，我作为一个战士，一分钟也不能离开自己的部队。

琼 琼 可是你的眼睛还没有完全好。

马马迪 就是好了，你们也不会放我走的，因为我是你们的俘虏。

琼 琼 马马迪，我的好兄弟，你不应该这样想，可不能上人家的当！我们都是受压迫的黑人兄弟，我们是同志。

马马迪 既然是兄弟、同志，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扣在这里，还抓了我们那么多战士！

琼 琼 你放心吧，席索已经把你们的人送回去了。

苏梭柯 还给你们补充了枪枝弹药、医疗用品。

马马迪 有这样的事？

琼 琼 席索回来他会使你相信的。

马马迪 那席索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
琼 琼 他马上就要到了。

马马迪 好吧，那我等他。（由原路下）

苏梭柯 我真不明白，席索对马马迪和他的部队一直很尊重，为什么他们突然跟我们冲突起来？

琼 琼 这里面一定有鬼！

苏梭柯 他是在打我们的时候受的伤，席索却把他接到这里来治疗，我们自己的伤病员却困在丛林里缺医少药。

琼 琼 席索这件事做得十分正确。开头我也有些想不通，可是席索常常说，我们非洲人不应该打非洲人，我们非洲的内战，都是苏美两霸为了争夺非洲挑起来的，把我们搞得到处都不安宁。

苏梭柯 你的话，完全和席索一样。

琼 琼 对的，完全一样。

苏梭柯 也许你们是对的。

〔白云在天际飞翔，他们彼此在驰思。〕

琼 琼 你们的行装都准备好了吗？

苏梭柯 早准备好了。

琼 琼 现在只有两个小时了，为什么席索还不回来？

苏梭柯 最近丛林中的战斗十分激烈。

琼 琼 （停顿了一会儿，忽然下决心地对苏梭柯说）苏梭

柯，我看席索可能赶不回来，你去把他的飞机票退掉吧！

苏梭柯 不，席索本来不愿意离开丛林到外面去开会，但是因为这次国际会议十分重要，所以他才准备去参加。

琼 琼 席索要是赶不回来，你代替他去发言……

苏梭柯 不行，琼琼，这可不行啊。

琼 琼 人家不是说，席索和苏梭柯，除了老婆分开之外，其他的都分不开。

苏梭柯 是啊，我和席索从小在一起流浪，一起在白人种植园做工。后来我们一道到巴黎，一边做工，一边寻找解放祖国的道路。我们又一道回到祖国，发动了武装斗争……可是，现在我和席索是有分歧的。尤其是在他这次发言的内容上，我们俩不一致。

琼 琼 是的，你和席索是一直在争论着。你知道我和你也不一致。我是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。我家世代宣传基督精神，天天祈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可怜的非洲人。可是上帝太不公平了，我们善良的非洲人，永远只能当白人的奴隶，所以我的爸爸后来却成了叛教者。

苏梭柯 这个我知道，我去听过你爸爸的演讲。这位尊敬的老人，他向广大的非洲人民说：“三、四百年前，当白人刚到我们非洲的时候，白人有圣经，非洲人有土地；现在相反了，我们非洲人有了白人的圣

经，白人有了黑人的土地了……”

琼 琼 苏梭柯，这是多么严酷的教训啊。现在苏美两霸，又在非洲横行霸道，我们还能不觉悟吗？

苏梭柯 所以不论是穆斯林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在争取民族独立、反对种族压迫的旗帜下，我们团结起来了。

琼 琼 这是对的。但是现在你变了，就是让另一个化了妆的恶魔把你给迷上了。这和祈求上帝赐福给我们有什么两样。

苏梭柯 我不能同意你和席索这种说法，把好心援助我们的朋友，当作敌人。

琼 琼 (带点自言自语)席索常常说，要一个正直的人，去认识一个虚伪的人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好心的苏梭柯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！

[柯南多是席索和琼琼的女儿，八岁，但看起来象中国十一、二岁的孩子。穿着色彩鲜艳的连衣裙。比斯是苏梭柯的夫人，性格明朗，穿着短袖衬衫和“沙丽”。柯南多一手牵着比斯，一手提着大口袋，两人都是十分愉快地走上。

柯南多 妈妈——

[琼琼走到阳台栏杆边向下面招呼。

琼 琼 柯南多——

[柯南多、比斯走上阳台。

柯南多 (把手袋交给琼琼)这是比斯婶婶买的，说今天是您和爸爸的结婚纪念日。

琼 琼 (感谢地)比斯——

比 斯 琼琼，祝贺你。苏梭柯来吧！

[比斯和苏梭柯，彼此搂着腰，并排站在那里看着琼琼。比斯看了苏梭柯一眼，苏梭柯拨动了琴弦。随着轻快的旋律，比斯愉快地跳起舞来，只跳了几小节，比斯就笑了起来。

比 斯 琼琼，你知道我笑什么？

琼 琼 (摇摇头)……

比 斯 我想起来了，你们结婚的那天晚上，我们从丛林里跳舞一直跳到天亮，我们又渴又饿，这才想起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。后来是谁找到了棵芒果树……

苏梭柯 就是我找到的，我们就坐下来大吃了一顿……

比 斯 席索爬到芒果树上，把芒果抛给大家说：吃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就是我跟琼琼的结婚宴会。那时候，我们真年轻啊！

柯南多 妈，那时候，我多大啊？

〔大家禁不住笑了起来。〕

比 斯 那时候，那时候，哪儿会有你啊，傻孩子！

琼 琼 是啊，比斯，日子过得真快啊！（从手袋里取出一个纸盒，打开纸盒看见一个蛋糕）哎呀，多漂亮的蛋糕啊！比斯，刚才你不还谈起我们结婚时，连饭都没有吃吗？你太浪费啦！

柯南多 妈妈，比斯婶婶是把戒指卖了，才去买的。

〔琼琼一惊，走过去拉了比斯的手看了一下。〕

琼 琼 （感动地）比斯，你这是为了什么呢？

苏梭柯 是我们商量好的。

比 斯 琼琼，席索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解放，他完全不考虑个人安危和家庭生活，成年累月都在最艰苦、最危险的地方。……再说今天席索和苏梭柯都要出门了。

苏梭柯 但是席索到现在还没到家。

比 斯 席索从不失约的。（稍停）……为什么现在还不回来？

琼 琼 我很担心，席索可能出了问题。

〔停顿。

〔汽车的声音。

比 斯 一定是席索回来啦！

〔大家走到阳台的栏杆边。柯南多高兴地跑了下去。

〔萨布索尔斯基，某大使馆二等秘书，气咻咻地走了上来，柯南多十分失望，跟在他后面。

萨布索尔斯基 （大声地，扬起右手向阳台）哈罗，同志们，好！

苏梭柯 （迎上去）萨布索尔斯基同志，您好！（与萨布索尔斯基握手）

萨布索尔斯基 （和琼琼握手）席索夫人，您好！（转过身又和比斯握手）苏梭柯夫人，您好！

苏梭柯 请坐，萨布索尔斯基同志。

萨布索尔斯基 （在附近木椅上坐了下来）你们这儿，空气多好啊！我很喜欢森林区的生活。（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个芒果）啊，你们的芒果可香啊！我们在使馆，一天到晚生活在冷气里，真难受。

比 斯 那你把冷气关掉好啦！

萨布索尔斯基 哎呀呀，如果没有冷气，我这条命也就完啦！你们非洲的这种热浪，我们欧洲人很难忍受的。